



晴天

王力等著

511A

(A636)

821
1040

晴 天

王 力 等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五 年 · 北 京

晴 天

王 力 等 著

*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百審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五七号)

北 京 东 四 面 条 胡 同 四 号

机 械 工 業 出 版 社 印 刷 廠 印 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書号：(335) 字數：142千

開本31''×43'' 1/32 印張7 $\frac{15}{16}$ 插頁2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00001—15000

定價(6)0.71元

封面画：蔡若虹作选自“吾从何来”画册中的一幅

內 容 說 明

這裏的七篇小說，是从“中國人民文藝叢書”的“晴天”、“老趙下鄉”和“雙紅旗”三个短篇集中選出來的。“晴天”、“糾紛”、“捧龍王”和“老趙下鄉”四篇，曾为解放區廣大羣众所喜愛；“呂站長”、“李秀蘭”和“莫忘本”三篇，也都樸素感人。它們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抗日戰爭時期和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解放區農村的鬥爭生活。

定價七角一分

目次

晴天	王力(一)
糾紛	齒子(三)
捧龍王	王鉄(一〇三)
老趙下鄉	俞林(二三五)
呂站長	王若望(一八八)
李秀蘭	洪林(二二八)
莫忘本	洪林(三三四)

晴天

王力

一 太平莊不太平

山東省臨沂縣有個太平莊。太平莊王家是個大戶。周圍幾十個莊子，只要是好地，都是王家的。七十五里向陽湖，夜夜會自來反潮，旱不着澇不着。遠近的人們都這樣說：「金梁莊，銀喬莊，不旱不澇的太平莊。」要算上外縣的田地，那就更多了，二三年前，掛過千頃牌。莊裏的老人們都常說，从前小翰林進京趕考，走了三五天，還喝着人家井裏水。

自古來「財主就能當官，當官就成財主」。在清朝，王家做過好幾任大官，光緒年間，十頂大轎出來進去，好不威風。

積德堂是太平莊首戶，一門出過兩個翰林。紫巍巍的三座大樓房，叫翰林府、前樓院和後樓院。翰林的子孫們，一向是太平莊的皇上。翰林府當家的是王宏錦，外人叫他「五花蛇」；前樓院當家的叫王宏銀，外人叫他「四臭肉」。

四臭肉是个乾癯老头，五十多歲，瘦長条子，長臉，活像一枝黃蠟燭，稀朗朗的兩撇鬚，半身不遂，走起路來拄着文明棍，就像仙姑下神似的，渾身乱呼顫。他繼配的夫人盧氏，四十多歲，是个像狗熊一样的大胖子，臉上的粉搽得有銅錢厚，粉上塗着胭脂，生得伶牙利齒，在家管賬当家，外人叫她『香騷瓜』。他还有三个小老婆，都是窩子裏買的，姓李的叫李姐，姓陈的叫陈姐，姓白的叫白姐。第五个老婆是佃戶刘文現的閨女，本來是有婆家的人了，因为長得十分貌美，十七歲那年，就給硬娶过門來，名字也叫刘姐。凡是佃戶家生得俊俏的閨女、媳妇，只要給他看中了，都得治來陪他睡覺。他常說：『女人就是洗脚水，蹬了这盆端那盆。』

四臭肉一到冬天，就扛起他的烏槍，放出他的狼狗，到坡裏去打兔子。这狼狗大号叫做『玉德』，窮人見了面，得称呼『玉德狗爺』。一天傍晚，狼狗在前边回莊了，走到佃戶李富貴門口，碰到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李二，拾起一塊石头撩了牠一下。这位『玉德狗爺』是在翰林府养成的『家風』，一見穿破襖的撩牠，就往人头上竄。小李二向旁边一讓，肩膀被牠前爪抓住了，死咬着不放。這時，李富貴正扛着鏟头往家走，忽听得孩子的哭叫声，連忙跑過來。天黑籠籠的了，只見一隻大黑狗死纏着李二，抓得他滿臉是血，棉襖也撕碎了。李富貴可急坏了，忙举起鏟头搜着狗头劈去，起初，狗还汪汪地乱

叫，再趕上去劈了幾傢伙，黑狗暈倒了，嘴裏冒血，不動彈了，又砸了一大頓石頭。這才算出了氣。

第二天，李富貴被吊在前樓院的黑屋裏。四臭肉可惱火了，自己動了手，直揍得他渾身皮開肉綻。一面打，一面罵：『混賬王八蛋，打狗看主面，你眼睛長到卵子上去了！』一定非要李富貴替『玉德狗爺』抵命不可。惡狠狠地說：『憑你這把賤骨頭，滿門遭斬也抵償不上！』後來莊裏人不知磕了多少頭，求了情，才饒了李富貴這條『不如狗』的老命。講好了三個條件，都照办了：第一條，賣二畝地，替狗買一口好棺材；第二條，全家披麻帶孝，拿哭喪杖，請吹手，請客，办喪事；第三條，狗墳埋在院子裏，立一塊石碑，上面寫着：『先考玉德公李黑狗之墓，奉祀男李富貴，孫李大李二立』。還立一塊牌位，當祖宗供起來，燒香燒紙，磕頭祭『祖』。事情办完了，李家賣了十畝地。就在這一年，李富貴也就氣死了。過幾年，李大出去逃荒，一去就沒影了。家裏只撇下小李二。

太平莊名叫太平，太平只在財主門裏。一出了紫氣騰騰的王家樓院，四外都是姓王的房戶。二百多戶，一家一頂茅屋。除了一百五十多家是佃戶，東頭靠大路边，有二十多家是開店的。西頭土墩上，還有三四十家要飯的，也都是人老絕後的老佃戶。財主們

說這幫人是「長滿了口的」廢物，又都是偷雞摸狗的「賊種」。老翰林傳小翰林，一直傳到五花蛇、四臭肉，都會擠鼻瞪眼地对佃戶說：「不靠我王家地，你們吃屎也吃不上。」

「頭頂我的，腳踩我的，穿我的，吃我的，骨頭都是我王家的。」

「要買你骨頭，还得添上幾塊肉。」

翻眼就不給地種，把小門一鎖，屋頂一掀，揭出小鍋，牲口糧食全丟下：「馬上捲鋪蓋滾蛋。」

翰林府和前後樓院裏，隨便走出一個人來，誰不知「皇上的狗總是御的」，只要手一指，全太平莊就要亂呼顛。

民國二十九年，日本鬼子在梁莊安了據點，五花蛇把民團編了一個團，投到漢奸隊剝皮司令手下，当了團長，新綽号叫做「抽筋團長」。這一捐那一款，一个月有到六十七種，頂厲害的是「手提款」，就是要手到提來，不管是誰，伸手要一万，不能給九千九百九十九。窮人瘦得三根筋挑着脖子，見面只好嘆口氣：「這樣的世道，活着倒不如死了強！」

太平莊名叫太平莊，从古至今就是这样不太平。

二 「變天」

一九四三年冬天的一个夜裏，西北風捲着雪花，八路軍赶走了梁莊的鬼子。大砲轟轟隆隆的像塌天一樣，火光照紅半边天，人吵狗咬，一直鬧到天明。

太平莊裏人都心慌意亂。佃戶二麻子的閒屋裏，天不明就擠滿了人。

駱駝徐東兒擠在牆角裏，眼睛木滯滯地發青。老明白徐士貴光摸那兩根黃鬍子，砲聲一緊，上牙就和下牙打仗。還是二麻子見過世面多，二十來歲就闖過江南，四十來歲在威海燒過九年石灰窰，當過工頭，大前年，五十三歲才回家。矮个子，臉上有幾個甜麻子，兩撇小黑鬚，光棍一條，好喝酒，眼睛老是紅紅的，還好趕集賭錢，種前樓院五畝地，也像是玩的。他大拍胸膛，指着屋裏的人說：「你們這些人胆小如鼠，沒有事，準是八路打梁莊！」說着就把烟袋伸到火堆裏點着了烟。向大家說：「吸一袋吧，咳，就不用怕。窮到了頭還不過是要飯，命到了頭還不過是死，天塌下來咱还是指地無有！」他開門來向外邊張望一下，對楊大啦低聲說：「我看八路來共共產倒還不忤。……有人來了，楊大哥，還是你來啦一段吧！」大家聽說八路軍來打据點，心倒有幾分安下了。

楊大啦是太平莊有名的吹破天。天南海北啦起來沒有邊，他說喝過观音菩薩玉淨瓶裏的露水。他闖過碼頭當過兵，當華工到過法國。天不怕，地不怕，殺過人，越過獄。今年六十多歲，花白鬍子，滿臉皺紋，講起話來像打雷一樣。他喊道：「怕啥，婊子兒鬼子也到這天了，八路根脚地老子也闖過，可真講个义气。我看啦，這些烏龜王八蛋漢奸雜种也該到頭了！……」屋裏人都連忙不讓他說下去。老明白慌忙站起來，伸頭向外

張望，搖搖揚揚大啦的膀子，靠在他的耳边說：『小心點，大路上說話，草地裏有人。長鼻子來了，啦个别的呱吧！』大啦冷笑了，一聲說道：『嘿，來了个吃鼻涕拉膿的廢料，就嚇成这样子！』

長鼻子匆匆忙忙地進來門，今天鼻子特別又長又紅。莊裏人罵他，說他的鼻子是四鼻肉牽長了的，『紅』是給四鼻肉舐漏瘡染的。今天他可忙坏了，一整夜在大雪裏东奔西跑，要把全莊百十家佃戶攬到大門裏，去替东家搬家。他一進門就咋呼：『兄弟爺們还不快走啊，不好了！……』他急的說不出話來。楊大啦笑着說：『你看鼻子兄弟急的像是雞巴掉下熱油鍋。何苦來，还是听我來啦一段法國呱吧！法國的大姐真長得俊，一大羣圍着我，我說馬裏馬在呀，馬裏馬在呀！……』長鼻子更急了，吭吭了半天說：『五老爺全家搬光了，翰林府、前樓院、後樓院都搬家了，你們还不快搬？四老爺說，天一明八路共匪開過來，就要把你們殺光，雞狗不留！不殺的，一定是勾通八路，五老爺回來也得殺！反正要快走，快走呀！』他一眼看見牆角旁蹲着的駱駝和老明白，指着說：『王八蛋，蹲在這裏倒怪自在。養兵千日，用在一時，东家養你們幾輩子，今兒用

着你們，就一個找不到了。咳，簡直想造反——通八路，通八路！」他一把抓住駱駝的棉襖往外拖，老明白和別的怕事的人們就趕緊溜出去了。二麻子使了個脫身計，裝肚子痛，請了假。

長鼻子也跟着出門走了。走一路罵一路：「×你娘的，還不趕緊給四老爺搬家去。」屋裏只撇下二麻子和楊大啦。楊大啦點着了旱烟，望外邊一看，天快亮了，嘆口氣：「真他媽的癩哈蟆爬到腳脖子上，不咬人可怪惡癢人的，走他媽的就走吧！二麻哥，咱們反正是兩個肩膀扛一個腦袋，人到那裏家也搬到那裏。可不要弄了個勾通八路，丟掉這一個吃飯傢伙。」二麻子哼了一聲：「頭砍了碗大個疤，我看這回八路準打下梁莊，等等再說吧！」大啦說：「老弟，还是要看風使舵呵！光棍不吃眼前虧。八路要是能站住腳，咱回來也不晚呀！」

外邊吹起牛角來了，人聲吵吵雜雜的，西北風還在吼着。

吹牛角的是毛老道的小爪子禍害，毛老道在後邊像黃牛一樣地喊着：「老少爺們，快跑啊！匪軍快進莊了，見大人就要殺呵！見女人就要×呵！見小孩就要吃呵！司令團長過兩天就打回來了，誰勾通八路，就要殺頭呵！快跑呀，匪軍佔了梁莊，快進咱莊了！……」毛老道像一條瘋了的毛猴子，叫的那個怪腔，醉得踉踉跄跄的，右手提了

酒瓶，左手提着鞭子。他滿臉滿嘴的毛，黑胖子，鷹眼斜瞪着看人，橫鼻子一嗤一嗤的，每天總像有人少他二百錢似的。他沾了姓王又是慶字輩的光（比五花蛇還長兩輩），当了太平莊看青的头目。每年光是青糧就分六十多口袋，成天領着一帮徒弟徒孫，到誰家吃飯都不給錢，还得坐上座。飯舖、酒舖、肉舖、菜挑子……向來是白提回來不給錢。他自稱是王家的『御貓』，太平莊人都是老鼠，貓專門逼鼠，就成天醉醺醺地提着鞭子，指东打东，指西打西。因为他滿臉毛，一副兇相，渾身妖氣，所以村子裏人都叫他『毛老道』。

今天他嚇瘋了，喝下半瓶酒，奉四臭肉的命令喊大街，走一路喊一路：『可要變天了，八路要殺的鷄狗不留哪！趕快跑呀！趕快跑呀！』他要看見那裏還有人不走，就用鞭子抽。楊大啦見勢不妙，拉着二麻子就跑。

駱駝嫂子一身破褲褂遮不住体，小孩連褲子都沒有，也被禍害从床上破被裏拖下來，推到雪地裏，毛老道的鞭子抽過來，像趕猪一樣嗷嗷地赶出了莊。大雪地裏，人一堆一堆的，西北風像快刀一樣刺人，孩子哭，老婆叫，風聲、牛角聲……混成一片，听起来好不悽慘。毛老道喊啞了的嗓子還听得清：『變天啦！趕快跑啲！誰不跑誰就通八路，就要殺頭呀！』

太平莊忽隆了一夜，真搬家的也只是翰林府、前樓院和後樓院，他們跟着剝皮司令和抽筋團長搬到臨沂城去了。別的大家小戶，有的到親戚家避幾天，有的在外邊轉一趟就回來了。

好幾天來人心不安，一陣一陣地傳着：「八路軍是先甜後苦喲！」「八路軍是妖怪喲，那些白面書生是變的喲，甘言蜜語是裝的喲。說不定那一天現了原形，披頭散髮，青面獠牙，殺大人，吃小孩……」「八路軍站不穩腳跟喲，司令、團長，過兩天就發大皇軍來喲！」「誰通八路軍就要碎屍萬段喲！」「……………」

也到处有人交頭接耳傳着話：「嘿，八路真像天兵天將，鬼子在梁莊弄了兩三年，修的三十六個砲樓，一晚上炸的屍蛋淨光。」「八路那個电气砲真厲害，轟的一声，砲樓就飛上天了。」「活抓了二三百喲！」「八路哪，咱老一輩子就沒見過這樣的隊伍喲，簡直都像自家親人一樣，當兵的還給老百姓挑水呢！真稀罕！」「这会可真盼來了！可有好日子過了把！」

三 鉄骨头一心報父仇

土墩西南角一頂茅草屋，住的是佃戶張太天家。張太天四十來歲，團臉，滿是皺

紋，醬色皮子，三角眼，硬骨头，莊中人叫他『鉄骨头』。

張太本是个外來戶。三十多年前，他爹娘兄弟四口住在張莊。那時，自家有五六畝地，又種着四臭肉的十來畝地，餵着一头小牛，好年好月的還能过得去。莊稼時兒，打到場上的糧食堆，看起來还怪喜人。可是，每当何掌櫃拿着賬本來分場的時候，心裏總是冷了半截。看他那个老鼠样尖臉一掛，老鼠样的小鬍髯一翹，老鼠样的小眼珠一骨碌，總是說：『混蛋，只打這兩個糧食？憑這塊地，早劃上賬了，起碼一畝地出二百三十斤，打不到二百斤？糊弄鬼也不信！』『你說雨水不好，放屁，田边的大樹还不是長的那末粗！你說糞上的不好，放狗屁，牛尾巴緊靠着牛腓眼，也沒見長多粗！偷了多少糧食？还不說實話！我看是不想再種這二畝地了！』總是嚇得張大爺滿口說好話，賠不是。擺好滿桌子的鷄呀，肉呀，魚呀，蛋呀，……請掌櫃的喝酒。从自己的糧堆裏量出一斗來『孝敬三爺』，再从公堆裏量出一斗給三爺藏着，对天盟誓不許講，掌櫃的才來分場。剛揚過場的糧食，不許摻和開，下風头的秕子尽是自己留下，上風的好糧食分給东家。場上剩下來一碗糠，一小堆乱釐，也得平半分。

最怕人的是分完場，何掌櫃的又要『分子糧』。分子糧是吃一斗还四斗，每年春天不吃不行。年成稍为差些，糧食在場上就光了。有一年，分完場只撇下了一升麥子，張

大娘一直冷到心，真像是怀抱着一塊冰。她拚命不讓眼淚流下來，硬着心把糧食撥弄弄，對何掌櫃的說：「這一升糧食，也算是咱孝敬四老爺四奶奶的吧！」何掌櫃的就把場收拾得乾乾淨淨。老兩口親眼看着辛苦一年的營生，自己一粒也沒剩下，跑回家抱頭大哭。那時張太天還是七歲的孩子，也跟着他爹娘嚎哭了一天一夜。

從此以後，一年接不上一年，年年糧食吃不到頭。有一年，實在餓急了，好容易託東託西，才跟樓院四奶奶掙了幾個利錢使。承她賞了面子，借了十五塊錢，才算「救了命」。八分利，過了，一年，連利帶本漲到二十七元，更是還不起。利滾利，利又滾利，張大爺身上担子一年重一年。要賬的每年打着捎馬子，一脚踢開門，送來一張條子。第三年送來的是一張大條子，還要他打手印，張大爺就昏頭昏腦地打了一個。送條子的臨走時含含糊糊地說了一聲：「利賬準折，你那六畝地折給四奶奶了，四奶奶看你人還老實，地還給你種着，你还是她的種地戶子。」張大爺一聽地給折去了，心像是叫狼爪子突然抓去了，當時昏倒在床上，用手使勁抓自己的臉，希望醒來是個夢吧。又一把抓住太天說：「你爺是在做夢嗎？」當他知道這不是做夢，這是真事，眼淚又嘩嘩地淌下了。他唉聲嘆氣地說：「撇下的祖業，連一鞋地也沒有了！完了，完了，老骨头也只好葬到官地裏去了！……孩子更苦了！……」